

續古文辭類纂

一函
五冊

第一函
五冊

書類三

續古文辭類纂十

姚石甫與余小坡書

道光乙巳二月

昨過雅州又得一夕談承教爲商出處之宜感何可言區區之愚特不欲有所負非有所貪也嘗念五倫中惟父子兄弟夫婦不言報施若君臣朋友則有視所施爲報者矣大義人人所同施者有殊斯報者愈不可不重古人一言知已感之終身或千金報一飯誠以所入者深也居嘗歎士大夫及世太平爭取通顯一旦有事卽思爲潔身之計何其薄也漢二疏辭官歸里所謂知足不辱者也然其言曰今仕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是其所爲足者不過宦成名立而已不亦鄙乎明儒薛方山非之曰二疏位爲師傅責在輔養太子顧以宦成名立爲榮後悔爲懼其自爲謀則得矣如吾君太子何斯言非苛二疏

也。君臣大倫不可以欲潔其身而亂之也。夫不有身爲貴卿三已之不愠者乎？又不有身爲小官三黜之不去者乎？又不有身遭放逐九死未悔者乎？如二疏是則此三子者豈皆非歟？抑此固有兩義當各行其是歟？瑩自通籍以來三見黜矣。前者爲貧欲得微祿養親，亦思有所樹立以大臣薦遂受。知遇臺灣力守，所以報也。英夷之獄議和諸帥皆欲甘心鎮道以謝夷人，賴上仁明供辭甫上立出之獄，復予官使避夷入蜀。此豈尋常恩遇哉？所如不合則命爲之非。上意也。固不得以此遂忘其大夫臣子用心不必求知於君父要當自盡其道孤行其志，儻竟不及報而復以黜退或衰病也。吾心亦可無負矣。官有高卑如子有長幼子不以長幼異性臣豈以高卑易守哉？前日面言未盡故卒陳之。云爾。伯言爲海秋墓誌銘誠佳然似未盡。

海秋伊但以文章論耳二人交淺宜不深知瑩道中更作一傳足下以爲何如儻致京師俾知海秋者見之甚善也此閒小駐旬日卽出關西行不具

姚石甫復鴈青一兄書

丙午四月

頃自察木多回成都得前冬月書聞青海黑錯寺進兵首輔奏對達都統事因及瑩在臺灣部署之善具微敷奏之美良深歎服某公於瑩意似厚然感之而不敢謝也憶前出獄時某公親詣吾兄告以弟事深致殷勤比有勸往謁謝者而不敢蓋某公尊貴義在國家不容私謝也瑩時未有受職之嫌猶不敢謁謝況今日乎生平不爲詭激而常欲以義自持相國潘公尙書祁公皆十數年前舊識也及有事則不往祁公與有姻故承枉顧答以公在密勿獲咎之人於義不當干謁祁公深然之舊相國蕭山湯公嘗

屬朱朵山大司馬仁和許公嘗屬吾兄皆欲一相見而自
揆不可冢宰陳公大宗伯祝公總憲魏公倉督楊公皆以
同年同鄉置酒相召然入蜀後未嘗以一書通問豈不知
獲咎於諸公以此爲人所深訝哉禮曰君子愛人以德孟
子曰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士大夫守身當如處子若妄有
干謁是妄以身事人矣愧無古人高潔之行伏處邱園而
浮沈外吏數見黜辱已自傷矣然思柳下惠三爲士師陳
仲弓爲太邱長皆不恥之猶可以古人自解也若無一日
之故無官守之責奔走顯貴之門則何爲乎張安世王子
明古之名相也張以引薦之人私謁爲恨王以張師德三
及其門爲惜蓋古大人鉅公爲國進賢不爲私惠不欲人
之干謁以示大公其自愛愛人如此瑩雖不敏何敢不愛
其身復不以古大臣之義愛諸公平昔在嘉慶中未仕嘗

見知於山陽汪文端公以爲眾鳥啁啾獨見孤鳳生平知
己未有如公者也然錢唐一見後卒不復通一書後公大
用益以自遠有問者瑩答云公之知我以爲賢也若因此
時時自見則烏在其能賢乎要當勉自樹立俾知我者無
失言之悔耳豈在尺書通問哉數十年中此心未嘗不如
一日也故竊欲報諸公之愛莫如以古大臣敬愛諸公而
不嫌其自爲疏遠也若必以通謁爲敬則作吏三十年所
事郡守及督撫監司眾矣其閒豈必盡賢哉然而屬長之
禮未嘗敢闕蓋分有當循而義則有在焉耳都下諸公儻
見怪問幸以此意白之

周星叔與胡雪帆書

先生倦於訓課謝遣生徒此著書之時也乃者辱見過授
以儲英堂稟委之決擇意懃語重僕何敢當僕於古文望

古人而未見者雖然其講之亦有年矣大抵唐以前之文
困乎世世之降至於不古唐以後之文視乎學學之廢殆
於不文今之學者弊弊焉從事時文志於售而已至於酬
應之作苟以徇人勦說雷同習見不怪愚以古文者古之
所謂立言者也有不溺於今之志不囿於今之識然後能
心古之心言古之言是故其義可明也其法可求也文猶
舟車也舟車可以載金玉亦可以載糞土宋儒講道而薄
文是欲以負戴行遠也今足下文規模態度浸浸乎進於
古舟既具矣車既攻矣擇其所載者而已矣足下老而好
學如遂欲就必傳之業僕無似猶願獻其所聞其大者謹
就各篇籤商餘不一一足下鑒其忠告而略其善道幸甚
呂月滄與吳仲倫先生書

往時從惜抱茗柯兩集中識所以稱述先生輒翹想先生

治古文以昌黎韓氏爲幟志而不欲舍繩尺以耀其才嗣
見江南人詢之莫能詳爲道也月前始得假大著伏而諷
誦不自意夙所嚮往於古人者並世尙及見之因竊以自
幸而又自悲璜童年時嘗讀唐宋大家文心獨好之自稍
長習爲應舉之作求以媚悅於有司則棄置不敢復觀而
去之日遠及弋取科第入仕途日與應酬文字爲緣又其
下判削吏牘則去之愈益遠矣浙中僚友僅一李海帆是
嘗請業於惜抱先生可因以講求爲文之法者然所聞緒
論無多姚春木亦閒爲誦數一二乃視海帆爲尤希闊也
先生今日之惜抱儻得侍左右親荷講授庶幾旣衰之年
猶可希張文昌皇甫持正之承教於昌黎豈非此生之幸
歟雖然知之而弗爲與不知同爲之而弗竟與不爲同渚
于意之學醫其師令盡去故方然後以禁方三之曰爾方

書非是也彼薄技且然況古今不多傳之文乎璜自顧前
時所爲舉子業若吏牘若應酬文字適有類於涖于之舊
方顧安得盡忘之勿使撓吾筆而敬以奉教於先生是用
愀然悲其老大而自分終無與於此事也前致朗岑大令
書約略言之而意未昭晰賢子過杭旣拜大集之貺春木
出示手書又感先生不鄙璜而垂眷之者甚厚且殷璜於
此事誠無望矣然僻處嶺表交遊中頗有志乎此他日還
山得舉所聞先生之訓廣其流傳安必無知而爲爲而竟
焉者持此以報先生至無俚儻亦先生之所許耶尙遲瞻
對敢布區區

管異之與某君書。

昨暮得手書倉卒奉答今日讀復札知已采取葑菲曷勝
欣幸然鄙意猶有未盡者不可不言大凡君子小人之分

不出乎義利未有小人而好義未有君子而好利者也今
之奔走干謁營情財貨者輒曰吾不好利如凍餓何孔子
不云乎志士不忘在溝壑己實好利而以凍餓爲辭文過
孰甚焉或又曰吾不好利如吾父母何孔子不云乎啜菽
飲水盡其歡之謂孝己實好利而以父母爲辭不孝孰甚
焉文過不孝此昌黎所謂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者也其
爲失豈小小者與僕不幸孤露貧賤瀕於餓死者屢矣然
公卿貴人非致敬盡禮則未嘗往見卽見之亦未嘗妄有
陳乞非敢倨傲蓋側聞長者之遺風所守在是耳嘗妄論
之學問之事固非一途然苟義利不明則雖學如劉歆文
如揚雄經術如馬融史才如班固詩如謝靈運沈約王筠
並世而生吾亦不能爲之下又况所長未及數子而汲汲
以求小利者乎以是自勵遂以是取人足下前書所謂

言不智旋納鄙諫未至如今所云然恐足下聽吾言而未明吾意以爲吾就彼一事而言則未盡區區直諫之懷也是以懇切陳之

梅伯言上方尙書書。

竊念國家熾昌熙洽無雞鳴狗吠之警一百七十年於今東西南北方制十餘萬里手足動靜視中國頭目大小省督撫開府持節之吏畏懼懍懍殿陛若咫尺其符檄下所屬吏遞相役使書吏一紙揉制若子孫非從中覆者雖小吏毫髮事無所奉行事權之一綱紀之肅推校往古無有倫比而曹州長垣諸賊敢以狐鼠嘯聚潛行突發輒輕入重地驚犯闕廷賴雷雨助威臣士協力兩日一夜斬殺痛斷天子爲之震悼下哀痛之詔公卿恐懼有識之士莫不悽慘傷懷奮臂欲起者而餘賊猶盤桓窟穴屠

殺守宰抗拒大軍之兵仗此特萬死出一生之計豈果能
竄據一郡縣遷延歲月爲肘腋患哉然賊雖冥頑必有恃
而敢動方今官吏皆習故態雖小利害至微淺輒袖手委
重律令不一任勞怨爲天下先此豪傑志士所以束手而
無奇奸人所樂窺而無憚者也今明公奉天子詔往破
賊金鼓一動畢授天討無足慮者然愚以爲要在破崖
岸用望外之賞罰一切以盡人才爲先鼓衆心爲本誠如
是推之天下可也况區區之寇然非明公其誰行之亦誰
爲言之者冬深益寒伏祈自愛以壯三軍之心

梅伯言覆上汪尙書書

前由陳中書所遞至賜書伏讀數過鴻章鉅字光輝薄星
辰聲氣諧韶濩如高山深谷猝然臨前鮮不變色卻步而
蛻蟬也邇千里始盡不測其氣脈之所終非明公盛德鴻

才達於政治之體要孰能言之非謙尊下士不閒於勢分之遠邇孰肯爲言之然則推公之心其有以卑位自嫌而不敢自進其說者固宜得棄絕之罪於大君子而未離乎卑陋之見者也夫君子在上位受言爲難在下位則立言爲難立者非他通時合變不隨俗爲陳言者是已昔蘇文忠說仁宗以有爲諫神宗之興事非更變多而銳氣消也所值之時異也賈生一見文帝而勸以削藩國係匈奴知文帝所謙讓者在此也故欲救其弊而扶其偏使其雖從吾言必不至過而爲患不然則誼者亦晁錯王恢矣豈惟賈生書之戒成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使遇秦皇漢武之君則斯言豈不爲禍夫言之非其人而爲禍者得其人卽能爲福若僞尙書則不然其時自唐虞至夏殷周之久也其君自

堯舜至太甲之不類也而其詞茫茫昧昧惟取寬綽而無疵者塗附增加如出一口雖舉其篇而互易之可也如是之言卽言之其非人而不爲禍然未可謂之爲知言也漢哀帝底剗鼎臣守相有罪交臂就死而息夫躬方勸以立威刑元帝慈愛恭儉非所難也失在於不斷不明而貢禹所陳皆諱所難而責所易人皆知息夫躬之爲佞也而豈知禹之佞甚於躬哉夫言有託於經而甚尊出於口而無躬予人主以易緣飾之事可受之名而實無益於人國者固君子所宜深察而明辨之者也會亮嘗持此說以觀古人已有所作亦推此意惑於自信謬於自知深恐不應經義違師法非大君子中正之道輒取近作論事二篇錄呈左右惟明公不惜教誨而深裁之

梅伯言上某公書

久未肅啓歉然於中伏計盛暑就道明公高識遠度必能坦然惟順時節宣加意衛攝爲重天之成就偉人各有意度如陸敬輿李伯紀諸公其困苦冤抑百倍於閭巷之小民而天不爲悔以爲成其名而增重以天下後世之望者與郭令公裴司空之功成名立無以異也太史公曰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此猶有競心焉若淮南子之言則進乎是矣其操之也若發機其縱之也若委衣此則命無如人何耳不能默默進其饜飫者爲餽伏惟亮察不宣

梅伯言答朱丹木書

吳絀生寓中一別遂不獲攀送既喜閣下遷擢又以相去益遠爲望今稍近矣未及馳一書爲賀猥先賜存問及薪水之費以爲可進於古使得並心力於所業慚荷慚荷曾亮之文直以無所事事聊自娛悅銷暇日耳以古人期之

非所望也。惟竊以爲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立言。於此雖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時朝野之風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見之，使爲文於唐貞元、元和時，讀者不知爲貞元、元和人，不可也；爲文於宋嘉祐、元祐時，讀者不知爲嘉祐、元祐人，不可也。韓子曰：「惟陳言之務去。」豈獨其詞之不可襲哉？夫古今之理勢固有大同者矣，其爲運會所移，人事所推演而變異，日新者不可窮極也。執古今之同而槩其異，雖於詞無所假者，其言亦已陳矣。閣下前任劇邑，治悍民不尙黃老，今官督糧道，乃尙黃老，此持權合變者也。文之隨時而變者亦如是耳。附文數篇呈閱，勿以已刊刻而恕其疵累焉。幸甚。

梅伯言答吳子序書。

子序同年閣下，兩得手書，並詩文承起居安吉於荒漠阻。

絕之區能以學術文藝自娛此之失未必不爲得要亦非
姿力強定者不能也曾亮因家眷送女南回經營同伴者
山東行旅多梗今到家未來消息心常懸懸欲使澁息思
慮細研玩文字尙未能也然來詩文亦展讀數過向於性
理微妙未嘗窺涉稍知者獨文字耳昔孔氏之門有善言
德行者有善爲說詞者此自古大賢不能兼矣謂言語之
無事乎德行不可也然必以善言德行者乃得爲言語亦
未可也莊周列禦寇及戰國策士於德行何如然豈可謂
文詞之不工哉若宋明人所著語錄固非可以文詞論於
德行亦未爲善言者也昨所示文其理之當否無能折衷
若以文論則閣下之意固不在文而欲以理勝者也竊以
爲讀古人書求其爲吾益者而已求其疵而辨勝之無當
也專求其疵則可爲吾益者寡矣方其得一說焉皆自以